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六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著

孟子篇敘疏 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

趙邠卿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本不吝索錯也

雖配儷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

而論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為政化

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 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

相次敘之意也疏 正義曰明名篇敘者為七篇次

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

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疏 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為道即元亨利

貞之為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

舜之道即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

仁義矣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差也疏 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

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疏 正義曰思禮

謂三年之喪 奉禮之謂明明莫甚

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疏 正義曰說文井部云奉承

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

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明者當明其

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疏 正義曰

舜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

是明其行也 疏 正義曰人性善

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 疏 正義

所以能孝弟 日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於 盡己之心與天道通

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 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疏 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

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謬矣題

辭謂退自齊梁而著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豈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
志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
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
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追歸
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
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文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
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
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
梁也始以去刑行仁義期之終孔子之決殺而於齊宣王始
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
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
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
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
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
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
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
終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
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
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止仕詳見起說明
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
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
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

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誠行之害仁義者也
故以不得已好辭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
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
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
彼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獨福契然靡所不載益恐後人紊亂周
所云比較趙氏爲長然徐氏篇敘之指蓋恐後人紊亂周
篇文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
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謬三萬
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美詎眞以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
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數哉

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疏正義曰天以七
傳文也尙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璣
王也璿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璿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
第一日主日法天第二日主月法地第三日命火謂熒惑第
四日主土謂填星第五日夜水謂辰星第六日危水謂歲星
第七日罰金謂太白日五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
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尙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
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
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
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璇機則用馬

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爲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一月一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星十二歲一周天火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璣使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璣璣布之也劉向作七曜論以復孟子本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疑卽以七篇爲七曜趙氏蓋本此

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

歲之要時故法之也疏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个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令孔本作常三萬四千六百

期音義云當期音恭則本作當常今正之

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

而不敢盈也疏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一百二十六字多

皇清經解

卷五高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爲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尋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轅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爲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七篇爲孟三字容爲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曾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畫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章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髡曰怪曰云云其孟子謂載不勝曰趙氏亦標曰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載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益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滅少於今文章多少擬其大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日詩三百也疏正義曰論謂論語也

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章有大小

分章賦篇篇起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

文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疏正義曰大謂字數多

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卽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

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

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治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

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

皇三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二

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其五百六

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謬字蓋

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

立德立言之程式也疏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

辨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政疏云今可令

通義理是也崇猶尚也宜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

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壹卿作章句章句曰

指事指務卽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

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蓋遽伯玉之行也鬼

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

云隱括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槩括之生為柶木也繩

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得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柶木必

將待槩括悉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楊注云柶讀如鉤

曲也槩括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

皇清經解卷三島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臯隱括李賢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栝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邇回高誇注云拂戾也漢書王恭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櫟栝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宜聲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惠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為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為櫟栝也說文禾部云張蒼為章程如淳云程者分寸十分為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為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為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為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道碑文云隱栝足以矯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栝猶量也又崔子玉垂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栝二字惟趙氏此篇敘有之劉氏所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疏正義曰禮記中注未如所屬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疏正義曰禮記中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云洋洋仲丘顏師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淑真訓云浩浩瀚瀚高誇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為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公宜母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為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為安之譌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考駁之以為譜不足據而疑為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報王二十三年乙未其為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為孟子出遊趙氏以為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為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眾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賸過辭遊宋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成辟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益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夫

皇孝廉孟子正義

六

部覆淮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
 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
 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薛更成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洸生
 不害益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孟子十七弟子廣業孟子出處
 更益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言括唾孟子其弟周氏去季孫子叔
 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
 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益成括
 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
 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
 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無陳仲子史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
 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
 離婁其誤固不待辨通志離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
 人則傳謬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
 云孟子正義朱文公謂語耳晁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音義而
 全錄音義序僅增二四語耳晁士人所撰參附益其闕之馬
 無正義蓋其時偽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
 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為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鑑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
 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張奭正義以趙注為本其
 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

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
 不能辨正義之偽托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
 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為不
 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為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
 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偽孫奭疏予讀孔奭孟子音
 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目音
 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
 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音釋
 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為之廣釋
 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
 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彷彿無取更有
 疏也趙氏之為孟子題辭未曰章所載此指分為上下凡十四
 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為提綱
 者也語多與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
 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為自作疏本來勦為疏首反割
 分音義之末音義者注疏尾則為自作疏而自之從古豈
 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
 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
 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隨
 舉此比朱文公指為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
 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為而假手其人與抑孫

皇清經解

卷五高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之名盛而遂有僞托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五
 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與
 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難一也孟
 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
 詭往往鑿柄不入其難二也井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
 齟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權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
 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蹤
 招豚折枝斃頰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
 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類即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
 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
 文義多略真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時或得本
 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
 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
 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道義理之趣遂
 舛其難十也 本朝文治昌明通儒偏出性道義理之旨既
 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起平一行水道遠
 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壘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
 舉一物以窮其蘊奧前所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
 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請爲饌爲
 事卽而爲功俗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
 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
 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倍贅推發
 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詁語自爾文從字順條明顯矣於
 或與趙殊或專異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
 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攷於
 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
 若璩字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
 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李野江都孫氏蘭
 字滋九鄞平馬氏驥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
 渭字融明泰州陳氏厚樸字泗源濟陽張氏雨岐字稷若錢
 唐馮氏景字山公允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稷字慎
 倚無錫顧巧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
 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
 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杞瞻寶應王氏懋竑字子中原
 川李氏紱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
 蕪縣全氏祖望字紹展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喙華亭倪氏思
 寬字廣森字橋仲歙縣金氏樞字輔之嘉定錢氏瑤田字易疇曲阜
 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昭字召引餘姚邵氏晉

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
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塘字金圃
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垣字吉
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
延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字燭齋
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顛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
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
陳氏鐘字冲魚甘泉鍾氏懷字係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
縣汪氏棊字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
元歸安姚氏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
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懋世傳
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卽好孟子書立志爲正
義以學他經輒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
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
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
鄙見用諱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未范氏穀梁之例錄而
存之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六終

嘉應生員邱翀核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集孝廉孟子正義

八

周易補疏敘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菱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養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爽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祭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敘

一

祭族兄凱爲劉表女婿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祭二子旣誅使業爲祭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祭之嗣孫卽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原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雖參以已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儒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傳會思去僞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顛預於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

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
揣摩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
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
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
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偷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
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飮其糠秕譏刺者莫探
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
籬蕉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
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
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
日焦循自序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周易補疏敘

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七

學海堂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補著

見龍在田注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
故稱田也王氏義與鄭同

或躍在淵注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
豫未敢決志

循按淵之義爲深深亦下也莊子應帝王云鯁桓之審爲淵
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郭象注
云淵者靜默之謂耳下字靜字皆釋淵字在淵旣非躍所及
欲在淵又非所安而欲躍所以或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一

龍戰于野注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循按正義解固爲占固謂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
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然陽之地則未實指
何所竊謂王氏暗用鄭荀之說也荀爽云消息之位坤在於
亥下有伏乾蓋坤爲十月之卦其辟在亥以卦位言之乾處
西北是亥爲乾之地而坤辟之此乾所以不堪而戰也鄭氏
以爻辰說易坤初貞未二貞酉三貞亥四貞丑五貞卯上貞
巳乾辟於巳則坤上交實爲乾之地而坤爻據之又乾所以
不堪而戰也王氏用荀鄭之說而渾其辭爲固陽之地不然
坤之上六何以爲陽之地乎

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

章昧也

循按廣雅造始也草造也注中三始字第一始字解造字下兩始字解草字造草音近義通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故蒙之為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

循按注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舉經文也云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舉傳文也依此傳文有來字蓋孔子增來字以贊經猶彖稱笑言啞啞初九爻辭增後字以明之而傳即以後有則贊彖也王注蒙彖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亦舉彖傳之來字以明彖義釋文於時中二字下云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然則一作來求我者謂傳文之童蒙求我也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二

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往教者不化高誘注云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引來字以明教之不可往自引傳文非彖文有來字也山井鼎考文謂古本經文有來字恐亦是據釋

文所云耳王注及釋文來字在傳不在經甚明

有孚窒惕中吉注窒謂窒塞也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

循按釋文於惕字下云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然則注中獲中吉之中吉非解經文中吉二字因考彖傳注云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此得吉二字解傳文得中二字即前注所云獲中吉獲中即是得中王注每於經下入傳義於傳下申經義此於經下云獲中吉明傳文得中之義也傳注又云猶復不可終中乃吉也此中乃

吉三字明經文中吉之義也云獲中吉者謂如是則得中而吉也云中乃吉者謂中道而止乃吉也注又云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斯任也蓋能惕則我不失中又必斷者不失中是爲剛來而得中得中之中爲中正之中中吉之中爲中止之中言雖有孚窒惕而得中正亦必中止乃吉終訟則凶也窒謂窒塞也五字宜在惕字上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九字宜在惕字下中吉二字屬下終凶以獲中吉屬在中吉下似是解中吉故釋文云云也王注旣明云有信塞懼者則讀有孚窒惕爲句而釋文又云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與上所云矛盾此當合中吉二字下注云如字馬丁仲反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蓋王讀中如字則有孚窒惕一句中吉終凶一句馬讀中丁仲反則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中讀去聲則義與得同惕中吉卽謂因惕得吉與王注義別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注毒猶役也

循按莊子大宗師聶許聞之需役釋文引王云役亭毒也毒訓爲病役亦通疫疫爲病故毒亦爲役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注居內履中隱顯同也

循按禮記祭法注云坦明貌也說文云幽隱也隱指幽人顯指坦坦

履虎尾愬愬終吉注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三

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循按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文高誘注云愬一作逆字讀如號號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王氏注義與高氏合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茹相牽引之貌也

循按說文挈牽引也公羊僖公元年傳獲莒挈釋文一本作茹以茹爲挈之假借故爲牽引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云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王注義與相近釋文茹牽引也鄒湛同

得尙乎中行注尙猶配也中行謂五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四

循按漢書張耳傳敖己出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辭配也易泰卦九二辭曰得尙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

翩翩不富以其鄰注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己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

循按翩翩釋文作篇篇猶小雅翩翩字又作扁也漢書敘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張華鷓鴣賦序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王氏本傳中心願之義以翩翩爲自喜自樂故數用樂字以明之惟其樂於下退故見命卽退惟其皆樂於下退故六四退而五上兩爻亦從之而退正義說

之未詳

匪其彭注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當匪其旁則无咎矣旁謂三也

循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姚云彭旁廣雅彭彭旁旁皆訓為盛詩四牡彭彭說文引作騁騁旁之訓為溥為廣旁魄四塞故義為盛說文彭為鼓聲義亦為盛者為旁之音通相假借也王氏訓彭為盛故云三雖至盛又以彭為旁之假借遂用子夏傳直以旁代彭而云當匪其旁下三陽相聚而九三處其上故為至盛匪其旁猶云匪其盛謂專心承五而常以三之盛為非也正義云彭旁也九三在九四之旁失王氏義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周易補疏

五

肝豫悔注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肝而豫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離悔宜其然矣

循按列子黃帝篇莊子寓言篇皆載老子教楊子云而睢睢而肝肝而誰與居張湛注列子云說文云肝仰目也蒼頡篇云肝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肝視聽貌郭象注莊子云睢睢肝肝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釋文引廣雅云睢睢肝肝元氣也而汝也言汝與元氣合德去其矜驕誰復能同此心解異郭義依廣雅為質朴之形魯靈光殿賦所謂鴻荒朴略厥狀睢肝也依郭象為仰目張目之狀西京賦所謂武夫赫怒睢肝跋扈也揚雄劇秦美新云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肝肝元氣之說所本也淮南俶真訓云神農黃帝剖判大宗

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勑提挈陰陽媵抗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推淮南之義睢盱盱在陰陽剖判之後因各有經紀條貫遂亦各竦身而載聽視非復渾渾蒼蒼昧芒芒之時故下云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淮南本之莊列睢盱盱而誰與居謂其夸大自異於人則人莫與居下所云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卽見其睢盱而莫與居也下所云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反者反乎睢盱盱盱而若辱若不足也爭席則不獨與居且相狎矣盧重元注列子云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是也睢盱者自表異於人爲矜夸之聲有可貴之容也荀卿非十二子以盱盱然爲學者之鬼容鬼容

皇清經解

卷五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六

者自矜之形狀也然則睢盱之義在揚子雲之前無有元氣朴略之說王氏之學習於老莊其睢盱二字正本莊子其意以九四爲動豫之主以六三爲承動豫之主所云睢盱而豫指九四謂九四以一陽自貴於衆陰之中其睢盱之狀不可與居今承之而從之必受其辱而生悔然既近承其下使遲而不從則又爲九四所疾故云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何也其人既自矜自貴寧容近承其下者不相從也從之生悔不從亦有悔故云進退離悔豫之主在九四故稱九四爲豫云睢盱而豫九四以豫自矜也云豫之所疾爲九四所疾也云位非所據而以從豫謂在六三而承九四也與睢盱盱盱之人近從之不可不從不可與莊列之言互相表裏莊列言睢盱

之人人莫敢與居王氏言承睚眦之人進退皆悔也釋文載王肅訓大鄭氏訓誇皆與王注合惟向秀云睚眦小人喜悅優媚之貌此與拔扈矜夸之說異亦與元氣朴略之說異王注云若其睚眦而豫若其二字明指九四九四爲豫主何優何媚謂六三優媚則遲而不優媚何以又悔且喜悅優媚之人何至人避之而莫與居此優媚之人舍者正可與之奪席何轉避席避竈乎向秀之說既失王氏注易之旨亦乖莊列誰與之言正義獨用其說以疏王注而王注晦矣

朋盍簪注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

循按釋文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速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七

疾義亦同束皙元居釋云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

臨剛浸而長注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以正之義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注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循按王氏以八月指否所辟之月夏之七月殷之八月也文王用殷正故以否所辟爲八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卽用否卦傳以明八月爲否也於剛浸而長引泰之君子日長小人日憂蓋以浸而長爲臨由二陽進而爲三陽成泰也剛浸而長謂臨成泰至于八月謂泰成否王氏以辟卦注易如此

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注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

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

循按王氏讀此甘爲幣重言甘之甘故云邪說此說當爲言說之說與上佞邪說媚之說有異臨以進而成泰爲元亨利貞以柔居三則不正故邪柔居三下卦爲兌兌爲口故爲邪說謂以佞邪說媚見諸口說也改修其道則進而成泰成泰則剛居三剛居三則不害正矣

闕觀注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闕觀

循按觀本蒙二升五之卦蒙已成觀故不爲全蒙此苟爽二五升降之義王氏陰用之

觀我生進退注近不比尊遠不童觀觀風者也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八

循按巽爲風爲進退觀進退卽是觀風故以風字解進退

觀我生君子无咎注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百姓有罪在於一人君子風著己乃无咎

循按王氏此注全用二五升降爲說已指五已之謂蒙二之五蒙二之五上乃成巽爲風著雜卦傳云蒙雜而著著字用此在蒙上無與風蒙二之五巽風乃著風著於上五乃成君子无咎故云己乃无咎王氏注坤象云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與坤反者乾之於反類當謂坤五之乾二亦陰用升降之說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注剛柔不分文何由王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

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荀爽云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與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王氏用荀例而諱言泰卦

白馬翰如注鮮潔其馬翰如以侍

循按鮮潔二字解白字則白馬者謂白其馬也翰如下用以待二字則翰字不解爲白色檀弓正義引鄭氏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鄭以白馬指九三謂九三幹六四而有之不使應初卽王氏所云有應在初而闕於三也

闕卽礙字

惟王氏之意以白馬屬六四謂六四鮮潔其馬將以應

皇清經解卷三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九

初九而闕於九三內懷疑懼馬雖備而尙待蓋亦讀翰爲幹廣雅幹安也雖白其馬而尙安然未行故云翰如以待也正義云其色翰如徘徊待之翰如指色則以待二字經何有乎賁于邱園束帛蒺藜注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蒺藜

循按物指束帛釋文蒺藜子夏傳作殘殘淮南本經高誘注云殘墮也王逸離騷章句云落墮也殘落義同故王氏以落字與蒺藜互明賁于束帛邱園乃蒺藜矣賁于邱園束帛乃落矣薛虞云蒺藜禮之多也正義本此以蒺藜爲衆多王氏無此訓

剝牀以辨注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

循按釋文辨足上也馬鄭同又薛虞膝下也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翻謂辨在指間說文禾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考工記輻之入牙處爲蚤蓋弓之末亦爲蚤鄭注謂蚤當作爪牀足入杓鑿之處與輻蓋弓之爪同自身體言之爪在足下自牀言之爪在足上則辨爲指間爲足上於牀皆通王氏注剝牀以足云猶云剝牀之足也則剝牀以辨亦猶云剝牀之辨惟牀之辨在足上故云足之上也乃鄭氏用薛虞膝下之訓則不以辨爲爪然人足有屈申牀足無屈申牀足自地以至上皆稱爲足在足上與牀近非爪而何鄭氏解以足以辨不必如王氏爲牀之足牀之辨則足上無爪故依屈

皇清經解

卷三 易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十

申爲說王氏以足爲牀之足辨爲牀之辨則牀足之上不妨有爪矣同一足上之訓而義或不同王氏爲勝正義謂辨爲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與牀分辨之處則是辨爲虛稱王注明云剝其辨無分辨之說也

不遠復無祇悔注復之不速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修身難遠矣

循按王氏以上六爲遠遠則不速故云復之不速遂至迷凶言上六遠則迷而凶明初九不遠則不迷而吉也不遠而復解不遠復幾悔解祇悔以幾字代祇字也釋文祇音支辭也馬同又屯卦君子幾徐音所辭也幾祇皆語辭故以幾明祇下云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此十字解无字幾悔則有患

難而能不遠卽復故无幾悔而遠於患難反卽復也韓康伯注繫辭傳云祇大也與王氏異義

不耕穫不菑畚注不耕而穫不菑而畚

循按呂氏春秋貴圓篇云適令武王不耕而穫義不與王氏同而於穫上加入而字則同

有厲利已注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象

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

循按釋文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夷止反則爲已

止之已正義以休已解之是也下謂象曰有厲利已之已也注已則謂已則利也之已所以明四乃畜已之已非已止之

已夷止反也又云能已同者謂象下注故能利己之已也釋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七

文云能已則注無利字玩上云處健之始未果其健健而果於健則必進而不已惟其未果於健故能已而不進若有利字則與上不貫矣

豮豕之牙注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積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

循按正義引褚氏云豮除也除其牙也以豮之爲除爾雅無

訓謂墳是隄防之義豮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豕傍土

邊之異其義亦通余謂王氏蓋讀豮爲償爾雅釋言云償償

也左氏昭十三年傳牛雖瘠償於豚上杜注云償仆也禮記

射義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爲償償猶覆敗也謂豕牙橫猾剛

暴而五能覆敗之僵仆之也借豮爲償猶借償爲賁王氏用

六書假借如此正義固知之矣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注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

循按釋文引馬云眈眈虎下視貌逐逐薛云速也王氏之義卽本於此下交下視謂四視初故不猛不惡然其視也爲虎則雖下交而有威嚴不爲瀆矣速與邀同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注云謙慤貌也邀猶蹙蹙也正義云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祭義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禮器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能則已蹙注云蹙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主

薛氏以速解逐逐是逐逐卽速速而速速卽同於趨趨蹙蹙愿慤少威儀故爲敦實小雅藪藪方有穀蔡邕釋誨作速速毛傳云陋也蓋自其無威儀言之可謂之慤亦可謂之陋耳

枯楊生稊注稊者楊之秀也

循按釋文鄭作萑詩手如柔萑毛傳以爲茅之新生鄭氏有女如荼箋云茶茅秀蓋萑爲茅初生之名不華而實爲秀茅初生絜白而柔是爲萑久而爲茶卽此所秀之萑楊柳初生亦不華而實久而飛茶與茅同王氏以易用茅秀之萑屬之於楊故卽以茅秀推之於楊以爲楊之秀也

來之坎坎險且枕注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虛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

循按王氏以出字解之字以居三爲來謂來坎之亦坎故下
云來之皆坎謂來與之皆坎也釋文枕陸云閑礙險害之貌
九家作玷玷當作阡阡危也阡玷形近與枕音近王氏以枕
爲阡之假借故云枕杖而不安之謂也張衡思元賦阡焦原
而跟趾舊注云阡臨也李善引漢書賈誼曰安天下阡危若
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阡孝文本紀詔云或阡於
死亡服虔曰阡音反玷之玷孟康曰阡音屋檐之檐如淳曰
阡近邊欲墜之意嚴助傳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
也正用阡字之訓枝與支通撐持支柱亦臨險之意也考文
謂古本無枝字然正義有之

履錯然注錯然者警慎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
皇清經解 卷五 高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三

故宜慎其所履

循按王氏以錯爲錯愕之錯

後漢書
寒朗傳

故爲警慎之貌將進而

盛謂由初至三皆得正也上三爻未正不成既濟故云未在

既濟王氏注既濟云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
爲皆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也又云柔不得中則
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爲未既濟也注未濟云位
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注坎初六云失道而窮在坎底
上无應援可以自濟王氏以剛居初三五柔居二四上爲剛
柔正卽爲當位以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剛一柔爲應六
爻皆正爲既濟既者盡也盡濟謂無一爻不正故云皆濟未
濟六爻不正而剛柔皆應則可以皆濟若既濟柔不得中則

五雖正位仍不得爲既濟故離下三爻雖正而上三爻未正
卽爲未在既濟皆濟則邪不行未在既濟則不能無邪故宜
警慎以辟咎離下三爻濟而上三爻未正則未既濟推之坎
上三爻濟而下三爻未正則未既濟上三爻濟下三爻未正
卽小者未亨雖剛得正爲未既濟之例也王氏於既濟注稱
未既濟於離初九注稱未在既濟互相發明者也王氏於未
濟以剛柔應爲可濟則坎下三爻未濟而剛柔不應則不可
濟故於坎初六云上无援應可以自濟推之離上三爻未濟
而下无援應亦不可濟此又互相發明者也王氏不知旁通
之例故於所謂應所謂當位所謂錯皆不能深明其故遂爲
後人印定耳目爲千餘年隨聲附和之祖余於易學三書亦

皇清經解

卷三 易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尚

既辨正之矣乃王氏互相發明之處王氏自有本義孔達穎
等撰正義率顛預術之未能明王義也且王氏謂无應則不
可濟剛柔應則可濟其既濟上六注云處既濟之極既濟道
窮則之於未濟未濟上九注云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此以
反對言未濟初六注云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
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
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剛柔應可濟矣何
以又不可濟王氏之意以爲既濟六爻一齊反而爲未濟則
未濟六爻亦宜一齊反而爲既濟若不一齊俱反徒以初之
四是爲之其應進則溺身故未可濟之其應升降之例也王
氏不明升降有當位失道第取反對不用升降故其說云云

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四十七

焦孝廉周易補疏

五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八

學海堂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補著

肥遯注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
繪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循按張衡思元賦欲飛遯以保名曹植七啟飛遯離俗文選

注引淮南九師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後漢書注引作遯而

能飛姚寬西溪叢語云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王
悲與古蓋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

氏此注云繪繳不能及則是以肥遯爲飛遯也侯果闡王氏

之說云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戀超然高舉果行育德

安时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頴濱巢許當此爻

爻用高舉二字亦飛義也子夏傳以肥爲饒裕推王氏無此

皇清經解

卷三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一

義

羝羊觸藩羸其角注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

循按馬氏訓羸爲大索王肅作縲鄭康成虞仲翔作羸蜀才

作累侯果解作角被拘羸故正義以羸爲拘羸纏繞也蓋王

氏以君子用罔爲罔羅九四注云上陰不罔己路故藩決不

羸似是入於罔羅之中爲拘羸纏繞然王氏注始初六羸豕

謂羸強而牝豕豕之羸猶羊之羸六五喪羊于易注云羊壯

也羊本強壯又是羝羊其強壯更甚用以觸藩則亦必羸故

云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此正與羸豕牝豕互明羸

爲弱與壯對謂強壯如羝羊藩不決觸之亦無所用其力而

角爲之羸弱羸由於觸不因羅罔也若云拘羸纏繞於義爲

不貫矣井豕羸其瓶虞翻以爲鉤羅姤初六羸豕宋衷亦以爲大索而王氏解姤之羸爲弱解井之羸爲覆例之於此固不以爲拘繫也

用極馬壯吉注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用極馬而壯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

循按正義於艮六二不極其隨解極爲舉於渙初六用極馬壯吉解極爲拔於此則以爲極濟王氏注初九云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又云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此注云進不殊類不見疑憚明與初九相反則極與垂相反垂向下極則舉而向上故以不垂其翼解極字說文引作拊上舉也極人於溺亦可爲濟然極馬則猶云升馬策馬而進皇清經解卷三高六焦孝廉周易補疏之二不可言濟也

箕子之明夷注最近於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閭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

循按釋文云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芨滋鄒湛云訓箕爲芨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苟爽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芨茲也古字箕卽其子通滋釋名

子滋也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爲其茲故云險莫如茲而在斯中

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若曰其茲之明夷而猶閭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用一猶字爲其茲二字作轉謂明之傷夷如茲而猶利貞也推王注之意絕不以爲

近殷紂之箕子馬融以箕子爲紂諸父王氏所不用也釋文每於經下首舉王氏義後臚列異說此於箕子之明夷首列蜀才實作其明與王氏同也正義失王氏義

遇主于巷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

循按毛詩鄭風傳云巷門外也王氏本此以門外爲巷故云出門

往蹇來連注往來皆難

循按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正義亦引馬鄭之訓荀子非十二子云其冠纓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楊倞注云簡連傲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前卽是遲久之意莊子大宗師連乎其似好閉也釋文引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三

崔譔云蹇連也音輦好閉言好爲閉藏亦不前之義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李善音去聲引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顏師古音輦引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不便利卽是遲久遲久卽是不進屯以不進爲難故遲久卽難也

解利西南注西南衆也

循按坤爲地爲衆王氏注蹇利西南云地也此云衆也是暗以西南指坤東北山也則指艮

夙吉注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爲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循按夙夜之夙其義爲早凡事早則速速夙音義皆通故王

氏以夙爲速

夫揚于王庭注夫與剝反者也

循按王氏以旁通爲反本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之反

居德則忌注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循按王氏以明禁二字解則忌蓋以則爲法故云法明居德

則忌謂居德以法禁也法明是則字義斷嚴是忌字義下用

明字代法明禁字代斷嚴

壯于頄注頄面權也

循按釋文鄭作頄頄夾面也說文頄權也權夾於面故云面

權

聰不明也注同於噬嗑滅耳之凶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四

循按噬嗑上九傳云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與此傳同孔子翼

贊之例王氏似稍悟之惜未能好學深思也

女壯勿用取女注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也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

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似淫故

不可娶王氏本此

羸豕孚蹢躅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羸強而牝弱故謂之

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

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循按王氏以孚爲務躁蓋讀孚爲浮浮輕也謂輕躁也孚浮

古字通釋名浮孚也是也務爲驚之通借務驚爾雅皆訓強

亂馳爲鶩鶩蹀言其奔馳而輕蹀也下直云孳務卽浮鶩也
以躡躡爲浮鶩則以爲進退不寧之象務蹀二字今俗尙有
之

包有魚注初自樂來應己之厨

循按古包包庖庖皆通王氏讀包爲庖故以厨解之虞翻云
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或以包爲庖厨也虞仲
翔與輔嗣同時其本作包謂或以包爲庖厨當卽指王氏釋
文云本亦作庖正義於九二九四引經文皆作庖釋文又謂
苟作胞列子楊朱篇庖厨之下不絕烟火釋文作胞莊子庚
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
偃胞皆庖厨之庖荀注殘闕義或同王氏與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五

以杞包瓜注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
也

循按以繫而不食推之則王氏讀包爲匏正義引經文作以
杞匏瓜然釋文但云包瓜子夏作苞不云本亦作匏則王氏
本固作包不作匏蓋讀包有魚包无魚之包爲庖讀以杞包
瓜之包爲匏古人說經以假借爲訓詁不得據注以改經說
文匏瓠也从包从夸包取其包藏物也秋官壺涿氏注杜子
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今毛詩作匏是匏本有包義亦通
作苞正義引子夏傳云作杞匏瓜與釋文引子夏作苞不同
王氏之意以九五得位爲杞之得肥地以五不應二爲匏瓜
之繫而不食繫謂繫於五不食謂不應二薛虞記云杞杞柳

也杞性柔韌宜屈橈似匏瓜與王氏義異司馬貞謂子夏傳薛虞記旨趣非遠無益後學誠有然矣至生於肥地杞柳亦然張璠以爲苟杞未可據以定王氏也

乃亂乃萃注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

循按王氏以務爲裔故與迷字連文正義言情意迷亂奔馳而行以務爲奔馳則以務爲裔

據于蒺藜注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

循按陶隱居云疾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疾藜言其凶傷王氏云志武蓋以爲軍中之蒺藜耳

來徐徐注徐徐者疑懼之辭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六

循按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虛徐狐疑也詩曰其虛其徐漢書注孟康曰虛徐懷疑也釋文子夏作茶茶翟同茶音圖云內不安之意內不安謂疑懼也

舊井注則是久井不見潔治者也

循按毛詩大雅告爾舊止箋云舊久也

井谷射鮒甕敝漏注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

循按釋文甕屋送反李於鐘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甕汲瓶也謂鄭作甕則王氏不作甕盧學士依盧都轉刻本改爲雍雍與甕同詩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箋云雍猶敝也荀

子致士篇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王氏讀養做爲雍做卽是壅做井上壅蔽故水不上出漏故反下注也李軌音於鐘反正是雍字白虎通言辟雍雍之言壅也則壅蔽與離離同聲經文本是養字故首音屋送反次列李軌音李則據雍字爲音明王氏雍做之讀也下舉鄭許爲停水器爲汲瓶以其異乎雍做之讀也正義云有似養做漏水則鄭許之義非王氏義崔憬發王氏義云惟得於鮒無與於人也井之爲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谷水下注惟及於魚故曰井谷射鮒也養做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依文而行亦未能詳雍做之義至王氏以鮒謂初爲陰微小下伏象鮒之爲小魚鄭康成云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王肅

皇清經解

卷王島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七

云鮒小魚也虞翻云鮒小鮒也王氏與此同耳正義引子夏傳井中蝦蟇呼爲鮒魚此說甚怪引以明王氏鮒謂初之義初爲蝦蟇未之聞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注謂五也

循按王氏用反對之例革反爲鼎二柔進於五故柔進謂五推之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大畜反爲无妄上艮反爲下震上九反爲初九故注云謂震也

利出否注否不善之物也處鼎之初將在納新施顛以出穢循按九四注云既承且施承謂承五施謂應初此注施顛謂四應初也王氏注象傳云倒以寫否倒字解顛字謂革倒爲鼎則初應四而四施於初寫字解利出利出汗穢卽寫出汗

穢王氏以利爲下利之利寫俗作瀉陰爻自上倒下故王氏以瀉利出穢解之施亦失也

震遂泥注處四陰之中居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震也遂困難矣

循按需九三需于泥王氏謂以剛逼難其意以坎爲難初遠於坎則云最遠於難二近則云轉近於難三與坎比則云逼難坎者陷也以彖傳言不陷不困窮是坎爲因此云困難卽指四之互坎九四在坎中非但近難逼難直爲遂困難而已王氏謂互卦不足遂及卦變以爲失其原而義无所取故諱互不言然云處四陰之中仍用互坎爲說

震索索視矍矍注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八

无所安親也

循按以索索爲無所安矍矍爲無所親說文矍佳欲逸去从又持之矍矍也讀若詩云矍彼淮夷之矍毛詩作矍彼淮夷韓詩作矍說文之矍當是矍說文矍犬矍矍不可附也矍矍不可附與矍矍欲逸去皆無所親之意正義以矍矍爲視不專之容視不專乃視之遽也說文矍一曰視遽貌別於前一訓非王氏無所親之義也

漸之進也注之於進也

循按王氏讀漸字句

雖旬无咎注旬均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循按釋文荀作均周禮地官均人注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

亦有作句者

豐其蔀注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

循按釋文馬云蔀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馬鄭訓小蓋讀蔀爲蔽芾甘棠之蔽毛傳云蔽芾小貌說文亦訓蔽爲小草蔽之爲蔀猶樊之爲踣王氏亦讀蔀爲蔽而不用小義王氏注老子云蔽覆蓋也廣雅蔓蔽障也蔓與曖通以覆曖鄣三字解蔀字是以蔀爲蔽之借也鄭作菩亦蔽之假借而蔀之省非茅菩之菩

豐其沛日中見沫注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

循按釋文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沫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天

焦孝廉周易補疏

九

馬同王氏讀沛爲旆讀沫爲昧與馬鄭同而以微昧之明解之蓋用小星之義耳

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注屋藏蔭之物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闔之甚也雖闕其戶闕其無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明動尙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宜也

循按注義甚明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數天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章懷後漢書注引王氏屋厚家覆闔之甚也二句然釋誨之義正與王氏相反陸賈新語思務篇云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

閔其无人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无人非其无人也无賢人也以居官之人覆餗蔀家故知无人魏天興三年詔云一官可以效智葦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河北學者不習王氏易故相承漢人之說如此章懷以王氏說證蔡邕非也左思魏都賦云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蔀家謂閻蘇世謂明剝廬謂小居正謂大蓋以吳蜀爲閻而小魏爲明且大也

斯其所取災注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困

循按王氏讀斯爲厮厮賤也故云厮賤之役左氏哀公二年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十

傳云人臣隸圉免杜預注云去斯役釋文云如字字又作厮音同何休注公羊傳云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蘇林注漢書云厮取薪者章昭云析薪曰厮斯之訓爲析緣析薪名斯故厮卽與斯通馬融以瑱瑱爲疲敝之貌王氏言寄旅不得所安不得所安正用疲敝之義厮役析薪汲水疲敝不得安若曰在羈旅所以瑱瑱疲敝不安者因其爲厮養賤役所取以致此災也災卽指瑱瑱下申之云志窮且困已爲寄旅又爲厮養賤役故瑱瑱疲敝困窮不得安耳正義云瑱瑱者細小卑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爲厮卑賤之役然則爲厮卑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鄭康成以瑱瑱爲小小王肅云細小貌與王氏

義異於注斯賤二字中間一卑字則孔穎達不知王氏讀斯
爲斯而以爲斯此常解故又云爲斯卑賤勞役若然則注云
而爲斯賤之役斯賤二字不連成何句法正義於王氏之悞
全失之也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注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
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

循按王氏此注亦用卦變否四之二之例而諱言自否卦來
卦變之說誠於易義無取然王氏知屏之而不能深溯義文
周孔之本義所在遂終不能出其樊籬則亦徒有洗滌之心
究乏貫通之力陽違之而陰用之亦何謂乎

虞吉有它不燕注虞猶專也

皇清經解卷三區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士

循按虞古通吾王氏讀虞爲吾虞邱壽王卽吾邱壽王騶吾卽騶虞以吾字對

下它字也專之於吾則吉不專於吾而有它則不燕自任於
己故云吾猶專也

翰音登于天注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

循按漢書五行志云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
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
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
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
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敘傳云博之翰音鼓妖先
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
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王氏義本

乎此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注雖未造易心无顧戀志棄難者也

循按造易與棄難對雖未至於平易而志則欲去此險難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
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循按虞翻解介爲織王肅干寶解爲織介韓氏本之引王弼
者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內文也易三言介豫六二介于石
注云不改其操則以介爲耿介若侯果言如堅石不可轉移
晋六二受茲介福注云受茲大福兌九四介疾有喜注云介
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皆無以纖
介解介字之說略例云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

皇清經解

卷三

焦孝廉周易補疏

十一

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氏於此介字蓋訓爲隔
何以言之其注小畜六四云三務於進以己隔之注困初六
云欲之其應二隔其路注九四云志在於初而隔於二注漸
九五云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注屯六三云
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注需上六云六四不與三
相得而塞其路注賁六四云有應在初而闕於三注復六二云
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礙其親注睽六三云志在於上而不
和於四注睽九四云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注中孚六三云三
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
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闕敵故或鼓也注既濟六二云居初三
之間而正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注六四云履得其正

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凡此皆介不可慢之說也韓氏混虞翻王肅之解以爲弼義邢璣復用韓氏以注略例王氏之義亦莫獲克申矣

六爻之義易以貞注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循按韓氏謂此易以貞卽下所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又八卦以象告韓氏云以象告人與此言以吉凶告人義同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告以言貢之訓爲獻獻之訓爲奏

是故闔戶謂之坤注坤道包物

循按說文包象人襄妊韓氏用此義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注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况之大極者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圭

循按老子德經云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此韓氏所謂有必始於无也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此韓氏所謂不可得而名也韓氏注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道爲无之稱此注以大極爲无是以大極爲道阮籍通老論云易謂之大極老子謂之道當時以老子解易有如是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有形出於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乾鑿度云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又云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此卽老子無名天地之始之說是以兩儀爲天地韓氏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云卦以象之謂八卦所以象天地四時故稱天地爲兩儀四時爲四象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

循按正義云按經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考後漢書仲長統傳載昌言損益篇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漢時易有作一君二臣二君一臣者故韓氏注云云也禮記王制疏引鄭康成此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焦孝廉周易補疏

古

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一君二民依此鄭注本自作一君二民韓氏所注本與仲長統所見之本同與鄭所見之本異正義用鄭注本自與韓注參差而謬爲之辭真鄙才短見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尙書補疏敘

東晉晚出尙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良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皇清經解

卷五

皇清經解

一

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

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滕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九 焦孝廉尙書補疏敘

二

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誣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皙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與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規難而辨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旣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尙書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固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容曼注周易蠱卦

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蠱通古古卽故也

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殂落

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

不如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從

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眾也傳以諸義同

皇清經解卷三十四焦孝廉尙書補疏

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卽代

變代變卽更變耳

共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其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

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議論如此經放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

未爲大惡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虞史欲盛彰舜德

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首登此史臣不實之辭乎

蓋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義農以前人苦於不知

故義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梯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義農以後之天下而堯典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積用弗成固義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丹朱曰嚚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嚚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當祭其庸違象恭者當祭其滔天不可以聚諸職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終積用弗成也聖人重事功彼嚚訟者徒以言爭而事不成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允

焦為孝廉尚書補疏

二

靜言象恭者徒炫惑人之耳目而事不成即方正自命矯異於人者亦徒驚愚而疎衆而事亦不成故史臣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為萬世用人之法孔穎達識疏論鄙淺之乎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為駕駕猶加也土猶尚也尚與加同義尚於陵即加於陵加於陵即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敗敗善類此讀傳中名字為句則經文命圮族三字連貫矣然

傳以名訓命命字連名字經文自方命二字一頓蓋蘇以方
自命而毀敗同類之人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卽孔子所
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蘇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絜矩自用
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驩兜比之而蘇則朝臣
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請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
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蘇之方命圯族正
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軋卽蘇之流也鄭
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
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之經但云圯族不必是毀善善類
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
用卽足以誤事功而禍天下爲聖人誅極所必及楚辭女媧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九

雋孝廉尚書補疏

三

之媧媧兮申申其詈余曰鯀倖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
野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媿節女媧以鯀之媿直儼
屈原正以其孤立不與人同耳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
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松崖先生
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
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
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
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
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

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養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舍厚養而但言克諸吾未見其卽諸也菽水承權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也

釐降二女子媯汭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卽史記謂內行彌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克焦孝廉尚書補疏

四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

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
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舜典爲已
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
典補亡謂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
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祇在慎
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
堯典者則此真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
雖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然踪跡可見今較史記二
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
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
而正月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
皇清經解

卷五高九

焦孝廉尚書補疏

五

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
也者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
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
之界止於舜攝不闌入舜卽真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
典則本諸側微卽側陋有鰥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慎徽五典
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正指納于大麓則不特
序以慎徽等爲歷試諸難卽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
舜典則分慎徽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僞孔如伏生
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
之內亦利刃不能截之使斷者也卽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

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釋冕云云自與上麻冕黼裳相貫康王
報誥卽向太保芮伯等而言則高祖寘命亦烏得畫然而止
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兩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
既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猶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繆也以
此例之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
未嘗七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史臣敘堯之首師錫帝曰有繆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卽
爲敘舜之首警子鳩訥其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
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
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
殂落爲終舜典以有繆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允

焦孝廉尚書補疏

六

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
而遠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
神化首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
述堯治厯明時之教迎日推策雖自軒轅至堯創爲實測之
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歲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
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述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
至烈風雷雨弗迷敘堯試舜卽敘舜之才德在璇機玉衡制
器以補堯治祿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班瑞若巡守若封山濬
川若作刑皆前聖所未定舜攝代堯定之開三代制度之先
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禮樂刑教無不章明其平水

土一事歸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
爲舜典矣毛氏據史記以定堯典舜典是也乃史記以舜攝
堯在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
女嬪虞出而屬之舜於互敘之旨固已井然可見其塗廩穿
井元愷四凶等則雜取孟子左傳諸書毛氏以爲舜典所有
取以補亡失之矣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則兼
堯舜言之蓋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過密八音之
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容補
也識者察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
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尚書補疏

七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傳
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僞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僞余不爲
左袒若以二說審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

上僨矣

本鄭氏注

入山林豈一人徒行何必不避風雷聖人迅雷

風烈必變舜乃不畏天怒先聖後聖義何乖異且舜是時必
有輿從假令衆人同已冒於風雨之中不情甚矣余見村厖
釣叟往往乘大雷雨時負蓑衣簷笠行坐隈野未嘗或懼舜而
如是亦仍歷山雷澤時之故習耳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
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能毋過者其爲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

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况於非聖者乎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此詔正用舜事舜納大錄則雷雨弗迷災咎不發今定國納大錄而陰陽不調是宜罷職去位漢帝作慰辭謂非顯定國一人之咎而歸咎於己乃因舜事而曲原之故曰不爲一端可見當時爲尙書說者同於傳說太史公每載異聞未可概也德合於天與孟子百神享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此史記之說也其正說篇引說尙書者云四門穆穆入于大麓列嵐雷雨弗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允

焦孝廉尙書補疏

八

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麓爲大錄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爲衆多並吉之譬喻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僞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使大錄之此雖以大麓爲野而鄭兼以大錄解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清明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槓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

贖罪

循按廣雅云象效也法與效義同有所效法則謂之象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像似也有所效法則有所似續象刑者古所傳之五刑舜似續之者也對下三作字而言作者古所無自舜創始之也墨劓荆宮大辟之刑自古傳之舜不廢之故曰象流宥五刑亦自古傳之舜象之而不廢者也然宥之爲流其罪已不可赦舜思小懲而大戒之作鞭扑贖三刑懲之於罪未成之先使之知耻知改不致罪大惡極則五刑雖不廢而犯者寡矣必小懲之而不大戒至於怙終而後以五刑施之舜不廢五刑而作鞭扑贖三刑以刑免天下之刑非通變神化何以有此故封山濬川之後卽詳爲敘述說皇清經解

卷三 萬九

焦孝廉尚書補疏

九

者不知象字作字之義造爲蒙中當墨草纓當劓菲履當剕艾鞞當宮之說已爲荀卿所斥聖人制作之神詎書生之見所能測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循按三國志注虞翻云尚書分火三苗火古別字傳以分火卽分別耳正義以分爲別以北爲背非傳義益稷傳云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分別二字正用此經分火火從兩入與南北之北不同

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傳凡

三篇

循按今大禹謨信爲僞撰矣而分臯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

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名棄稷非益稷然則大禹謨棄稷兩篇俱亡其曰若稽古臯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第皆臯陶謨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臯陶謨以序稱康誥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省一謨字乃先大禹次臯陶而上則先云臯陶矢厥謨次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臯陶而大禹不言謨似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禹謨也又卽臯陶謨一篇思之首紀臯陶之言所謂臯陶矢厥謨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刊木弼成五服日各迪有功日時乃功則禹成厥功似卽指此竊謂此一編爲大禹臯陶謨經文先臯陶次禹故序依之爲先後而書作於夏史故先大禹而後臯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

皇清經解

卷五高九

焦孝廉尚書補疏

十

功之謨原是臯禹兩人之言則分兩篇乃實是一篇故不曰臯陶謨大禹謨而曰大禹臯陶謨觀序文互爲先後可見其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閻氏百詩云揚子雲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會無一語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臯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僞則可知

循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兼人則不執一故下經言九經之目爲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然則徒寬而不栗徒
彊而不義不可爲德洪範三德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鄭亦云
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
得謂之有德禮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兼而不執一矣德字
始見堯典而其義莫明於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
爲德道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交通謂之德素
問氣厥論云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王冰注云食亦者食入
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髓無空王冰注
云易亦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
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寬而栗彊而義不執
於一矣故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卽變化移易之義所

皇清經解

卷五高九

焦孝康尙書補疏

十一

謂君子有三變變者易也行爲易行指而目之卽爲易言方
指之爲寬爲柔爲愿又易而言其爲栗爲立爲恭方指之爲
亂爲擾爲直又易而言其爲敬爲毅爲溫方指之爲簡爲剛
爲彊又易而言其爲廉爲塞爲義其行以變易而不執於一
故易行有九德因而言之者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卽易言其人有德也上采字指寬柔
愿亂擾直簡剛彊下采字指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采采者
不一事卽不一行不一言鄭注謂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也
亦本兩相須之意公羊昭十七
年何休注義通於奕獨斷云寢廟奕奕
言相連也相連卽相兼亦奕二字皆訓重采采不一采故重
也乃傳以人性二字解亦字鄭亦云凡人之性有異未詳所

謂

夙夜浚明有家傳浚須也

循按傳讀浚為逡遁之逡逡遁不進是有待之義故訓須也
粉米黼黻絺繡傳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
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循按說文黼部云黼箴縷所袂衣黼黻黻三字皆從之糸部

云絺繡文如聚米也

釋文粉米說文作
黻黻徐本作絺

然則黻絺黼黻皆繡

文凡繡以葛為質箴縷密紩五色相間故云絺繡伏生大傳

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璅火赤也此五
色為上衣之文其下裳用絺繡所為黻絺黼黻蓋裳下齊緣

邊之飾今俗所云鑲邊掛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層用

皇清經解

卷三葛九

焦孝廉尚書補疏

十一

青黑相間繡作兩已相背形牽連為折方今俗作亞字文其

遺象也是為黻次一層用白黑相間繡作斧形牽連為半圓

今俗作雲文其遺象也是為黼又其上作小圓為粟文者黼

也作冰裂文者黻也觀商周彝鼎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

見其象故虎噬之文同於彝尊即以宗彝名之陳祥道禮書

依此傳為圓謂斧刃白而登黑兩已相背蓋左青而右黑施

之於裳殊不成體喪大記云君龍為黼荒火三列黻三列注

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

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正義云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

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

行也火形如半環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按

此云緣邊爲黼文是也可知裳亦緣邊爲黼文蔽文也火三
列者爲璪火之文三層也蔽三列者爲亞字文三層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領領傳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領領肆惡無
休息

循按正義以領領爲無休息之意傳蓋讀領爲維漢龍領侯
一作龍維

候循同洛廣雅云洛釋也洛釋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

而響連文選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維連不絕卽無休
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領領使人推行之此以領領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
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汜
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

皇清經解

卷三萬九

皇孝廉尙書補疏

三

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
何分水已治未治惟本陸地因鴻水汜濫人居舟中今水已
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
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雖以領領屬行舟而上亦
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領領罔水行舟其讀領領或亦如傳讀
爲維維爲駱驛無休息也

導荷澤傳荷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荷澤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許叔重
亦以湖陵河水爲荷澤水下導沈又東至于荷傳云荷澤之

水

別詳禹貢班
志鄭注釋

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以幕解蠻以覆明幕師古以幕古通漫漫慢亦通馬氏訓蠻爲慢故顏氏變慢爲幕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幕覆與蠻來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來字蓋讀蠻爲蠻蠻之義爲係爲引彎亦訓引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以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蠻爲緜詩以緜蠻爲雙聲緜蠻亦稱緜張衡思元賦云母緜蠻以倖己今文選注引舊注云緜蠻係貌讀緜讀蠻其義一也蠻係而來卽羈縻其人正義謂緜是繩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尙未得鄭孔之指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焦孝廉尙書補疏

古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

學海堂

尚書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序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廣雅皆以代訓庸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思庸謂思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籲衆蹙傳籲和也

循按說文籲讀與箛同箛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蘇調也从箛禾聲讀與和同調和之和即取義於箛箛與箛同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

焦孝廉尚書補疏

一

傳讀籲爲箛故訓爲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籲即裕是寬意故爲和未得傳讀鄭注禮云箛如笛三孔是箛即

不昏作勞傳昏強

循按鄭氏讀昏爲啓訓爲勉勉即強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喻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經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喻字直以喻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惟究傳義蓋經文吉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諭告也諭即喻傳以喻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喻百官禮

記緇衣尹吉日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譌此吉言之吉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必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簡奧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傳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二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循按周禮司門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造于西階下注皆訓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爲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褻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者則不能咸至矣余謂說文訓褻爲私服此勿褻之褻宜作私字解與上咸字爲對咸至欲衆民皆至於庭也下云勿褻在王庭五字連讀卽足上咸造之義皆在王庭則公不皆在王庭則私故云咸至勿私在王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循按楚辭抽思云何回極之浮浮王逸章句云浮浮行貌廣

雅云浮浮行也

敢恭生生傳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循按盤庚凡四言生生傳皆以進進解之意殊不豁余謂易傳云生生之謂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爲易字訓釋易者改變之義可與此經互明此經生指遷徙言謂變通也汝萬民乃不生謂萬民不肯從遷是不知變通也往哉生生謂往遷新邑則能變通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謂朕不任好貨而勇於奉此變通之道也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謂爾等亦無聚貨寶其以變通之道自更改也鄭康成注泉府國服爲息言稱貸者加息以償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則財貨生生不窮亦謂交易變通則財貨不窮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卒

焦孝廉尙書補疏

三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傳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

循按傳以天曷二字貫下大命不摯故於下句疊用何以二字以明之史記云大命胡不至亦增胡字以明之未可依史記謂孔傳本經有胡字說文藝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摯讀若摯無胡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宥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子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循按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蓋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賢而請立不可

爲侵刻傷害之玩傳云病子不得立則當如堯舜其猶病諸
之病刻之訓爲極爲急趙岐注孟子云病極也詩召旻箋云
疾猶急也故刻之義與病同高誘注呂覽處方篇云刻亦急也注達鬱篇云刻盡也盡與極猶該訓備傳以我久知子賢解舊字以言於帝乙欲立子解

云字以病子不得立解刻子二字以宜爲殷後者子解王子
二字不出我乃顛隳六字爲句然經止言我舊云刻子其他
云云經文無之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
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
爲亂不變故云也此說尤爲不辭於經文殊費辭說而不能
達余謂刻子卽箕子也易箕子之明夷劉向荀爽讀箕爲荻
淮南子時則訓變其高誘注云其讀荻備之荻古荻其音通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四

說文亥荻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用起字明荻字以起荻聲
相近也又依奇侏非常也以奇連侏奇侏音近相疊也爾雅
山無草木岐說文無草木爲祀釋文引三荻字林聲類言岐猶配字亥唐亦作期唐刻从亥與荻荻同
箕卽其字釋名亥核也核之與荻猶刻之與孩史記律書箕者言萬物根柢樹卽其也毛詩傳棘急也與戒音義同棘之爲戒猶刻之爲急急爲箕之入聲戒爲荻之去聲陔亦作賊該亦該備曲禮梁曰菴其釋文其字又作箕同音姬語以此推之教師既云詔王子出迪則已勸微子去矣下
辭也

云我舊云箕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隳此乃述其平素私自之
言舊久也謂不特今日因王子問我我始言之且不獨言王
子當去久已言箕子王子兩人皆當出若箕子王子不出則
我殷乃顛隳矣史記引微子不載此文而插敘箕子佯狂一
段云或日可以去矣正本此舊云箕子不去之說也教師少
師別是二人所謂太師疵少師強也傳以當箕子比干而刻

子二字遂莫能達耳董仲舒賢良策云至于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卽指論語大師摯適齊一章而言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循按毛詩魯頌正義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爲

卿大夫典政事

循按傳以五是字指多異逋逃之人尊字解崇字信用之解是信是使此注當在是信是使句下上用字解使字下用字解以字

皇清經解

卷三章字

焦孝廉尙書補疏

五

蘇則殛死傳放蘇至死不赦

循按釋文殛本作極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士喪禮纘極二注云極放弦也極有放義孟子又極之於其所

往趙岐注云極者惡而困之也極又訓已詩鴉羽箋又訓窮樂記注

極蘇于羽山放之使居東海既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呂覽制樂篇注極終也故云至死不

赦傳於殛字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殛

死爲箕子釋武王之慙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猷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

循按戢字不可解正義云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

言之乃上文斂時五福傳直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何得
間隔三十餘言而以戢字訓者矧斂屬於君此戢屬民殊相
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
作戢耳疏義強釋作斂戢之戢岳說是也
其作汝用咎傳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之義同於爲爲
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發爲之爲則作是動作之作
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使之作韋昭魯語注云爲猶使也
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汝
用咎猶云其使汝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
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
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仁卽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
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
傳經文作子仁能若考否則以予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
旣能順父能字在順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
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兩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
肅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鄭規之云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尙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因翟義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莽擬大誥以喻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鄭康成延其說耳王肅之說遠勝於鄭顧西漢人不善說經遂啟王莽之逆後人抑王而右鄭不知其悖戾不特禍於經耳僞孔傳固有勝於真鄭注者此類是也

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

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旣字以聽訟之理解道字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卒

焦孝廉尙書補疏

七

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爲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正義汝在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罪則是爲督責之辭非經義亦非傳義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爲如得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災眚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之大然是人旣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所以勅康叔者勅其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勅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

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循按廣雅崇宗並爲聚隱公六年左傳芟夷蘊崇之杜注蘊

積也崇聚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谷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循按正義云用者解經之自是自酒卽用酒正義申傳是也然經文庶羣自飲承上民怨則自字不必他解蓋謂民則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于酒而不顧民之畫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人者當寬宥之

循按戕敗人不可以宥惟過誤戕敗人乃可以宥傳於戕敗人上增加過誤二字者貫上君事知之也傳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爲字讀去聲謂因君之事而戕敗人非由有挾故行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八

殘害所以爲過誤可寬恕也傳讀君事戕敗人五字一氣正義未得傳義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傳至於敬養寡弱至于存恤妾婦

循按傳以敬養解敬字以寡弱解寡字以存恤解屬字以妾婦解婦字其意甚明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恩相連續卽存恤之意釋文音屬爲蜀妾之事妻也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以傳之妾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循按廣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迪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卽謂能變通舍此以至彼格保者謂天改變其保夏而爲保殷也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蓋讀其爲基正與孔子閒居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枉乎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九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循按正義云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衡之未能通達傳訓淫爲過見大禹謨傳蓋讀淫字爲句勿用小民過謂勿用小民至於太過也用非彝言上勿字勿用小民淫爲重民勿用非彝爲秉常也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畱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循按傳讀已一字爲句謂歎辭也已矣二字起下正義以傳

讀予往已爲句非是公定予往一句予字旣屬上定字又屬下往字故傳言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也從公言卽從公之安定也

在十有二月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終盡也傳用釋詁訓在爲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洪有辭傳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

循按爾雅釋言逸過也盤庚作乃逸傳云逸過也立政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傳於大淫洪讀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十

洪爲逸於誕淫厥洪解洪爲過互辭也讀洪爲逸卽是解爲過解洪爲過卽是讀爲逸釋文洪音逸又作侑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屑从冫冫同侑馬之訓過與傳同也

移爾遐邇比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遐字以惡俗解邇字蓋以邇字與下宗字對邇指殷宗指周謂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合汝遠於惡俗又云令去本鄉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遐爲徙於遠以邇爲遠於惡

俗未得傳意

子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殞馬云却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却則讀賓爲擯其音爲殞漢書中山靖王勝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揆正義蓋謂王曰又曰卽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推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已言竊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卒

熊亨廉尙書補疏

十一

謂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八字王兩次重疊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疊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疊書之則宜云王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疊言矣如石鼓文凡疊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疊書君子員獵員獵員游則於員字下用二於獵字下用二自知其疊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諺傳乃叛諺不恭

循按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論語今作嘒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嘒畔嘒卽叛諺也邢昺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

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嘖聲近相通

肩有辭傳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肩此肩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逸彼傳解作過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卽惡也此以惡事解肩字正是以肩爲泆以泆爲逸而逸爲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下文爾乃肩播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盡解肩與此盡有辭說同肩何以爲盡盡亦過也凡事太過則窮盡傳旣云惡事又云盡兼二義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我周王善奉於眾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雋孝廉尙書補疏

主

循按靈之訓爲神亦爲善則善之義爲靈爲神易傳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卽此所謂靈承于旅也不執於一隨時爲變通爲靈乃爲善書於善多稱靈靈則能變化故惟人性能轉移則爲性善性善卽性靈也詔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善則變通神化民無能名武定天下未受命故未能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亦盡乎善矣自一話一言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

循按盤庚乃語民之弗率誕告傳云話善言然則話卽言之善者此以一善解一話蓋下已有一言則話專取善義盤庚單云話不云言則話爲善言大雅抑詩慎爾出話毛傳云話

善言也亦以詩云話不云言也左氏文公六年傳替之話言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十八年傳顛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注云話善也單以善解話亦以經云話兼云言也抑詩又云告之話言毛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襄公十八年傳引此詩注云話善也話言並舉若話爲善言是話言爲善言言不辭甚矣傳解盤庚話字爲善言猶毛公解出話之話爲善言也傳解立政一話一言之話爲善猶毛公解話言爲善言是以善字解話字也

在後之侗傳在文王後之侗稚

循按論語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蓋爲僮字之假借

釋文引馬作詞云共也在後之共於義爲不達說文詞共也

皇清經解

卷五 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三

周書曰在夏后之詞經文乃成王自稱之辭不得雜出夏后竊謂夏卽後字之譌后則羨文耳

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傳汝無以劍冒進于非危之事

循按廣雅貢獻也獻同於進故以進字解貢字冒字不解而直云冒者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傳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冒之義爲蒙覆冒被猶覆被也冒進猶蒙進也謂蒙昧而進也無敢昏邇傳解作昏亂逾越卽是冒貢于非幾傳以成王旣無敢冒貢于非幾又欲保元子無敢昏越也王光祿後案謂傳以冒有進義而貢字無解於義不足未得傳義

鳴義姦宄傳爲鳴鴞之義

循按鄭氏注云盜賊狀如鴟梟掠良善劫奪人物與傳義同高郵王氏伯申讀義爲俄解爲傾邪反側是矣見經義述聞鴟

字馬氏訓輕竊謂鴟卽多方叨憤之贖說文引周書作叨聶

讀若聶忿戾也鴟从氏說文氏至也鴟之爲聶猶氏之爲至聶讀若聶聶卽鷲鴟鴟之鳥鷲戾所以名鴟鴟卽鷲矣聶之

爲聶猶輕之爲聶小雅毛傳聶卽聶說文聶抵也廣雅周至也聶

低也鄭氏士喪禮注朝聶也朝卽輕字輕卽聶字聶之爲低

卽鷲之爲鴟矣鴟取鷲而名鴟亦鴟取鷲而名鴟周氏同訓爲至則鷲鷲亦鷲鷲也馬訓鴟爲輕輕蓋輕字之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皇清經解

卷二百辛

焦孝廉尙書補疏

七

循按傳以詳字解清字說文詳審議也精擇也擇與審義相近傳通清爲精也下其審克之傳云其當清察又明清于單辭傳云當清審於單辭清審詳三字互見清問卽審問也民患二字民字解下民患字解鰥寡蓋傳以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經文或字作成

善叙乃甲冑傳善簡汝甲鏡冑兜鍪

循按說文叙擇也擇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云叙古料字又音僚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遂釋文叙了

獨反與料音近蓋料本量米之名叙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
後但用料不知有叙耳史記以陳爾甲冑釋叙字夏小正十
有一月陳筋革省甲兵也省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
陳字明叙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叙之
爲料賴之以明度尙碑殺敵制勝殺卽料亦卽叙也

我皇多有之傳我前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
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注亦云皇讀如
歸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卽前多有之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尙書補疏

五

